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三十六回 蘇乳母王府安身

詩曰：推恩念及存貞母，王府安身足養之。玉食錦衣娛晚景，恒思貧苦在家時。

啟上王爺得知：蘇奶奶迎接到了，已在東轅門進來。復爺的鈞旨。

東平千歲笑顏開，女伯相同接出來。行過一層宮院外，已觀蘇母入庭階。一身淡服多風雅，慢款金蓮進內來。女伯上前相執手，春風映面把言開。

啊蘇奶奶來了。

娘子開言應一聲，未曾認識不回稱。相同竟進宮門內，武憲王妃立起身。娘子上前忙斂袖，深深萬福跪塵埃。王妃國丈齊回禮，並立旁邊謝數聲。

啊，蘇娘娘，可敬你令愛的忠貞。

娘子慌忙斂袖言，寒門陋質有何賢。妾身今日蒙抬舉，少王爺，遣轎相迎到府間。感戴大恩深似海，孀居有靠了天年。說完娘子重行禮，又見熊君女伯前。

話說蘇娘子拜過了武憲王妃，又來見了熊君女伯。忠孝王一一在旁指點。平江侯夫婦也施禮相還。燕國夫人說道：蘇奶奶請起，我是一家人呀，何必這般多禮。

姑娘表嫂可安寧？冬月行程道路寒。本欲今朝來探望，恐防初到在忙間。消停幾日調停妥，我到潭門去請安。娘子含歡稱皆吉，途路之中甚平安。夫人如若消停去，妾也相陪走一遭。女伯欣然連說好，於時見罷一堂歡。東平千歲傳王旨，叫把箱籠往裡搬。安頓王妃樓對面，其中床帳也周全。指使僕婦丫鬟等，頃刻之間擺設完。當下熊君回自處，代妻相望孟衙門。王妃相共蘇娘子，笑笑談談兩意歡。正在談時雲板響，司閹飛報到宮前。

啟少王爺得知：保和殿大學士鄺大人來了，已在中門進來了。

忠孝王爺聞聽報，半含喜悅半含驚。慌慌急急忙冠帶，一面披袍一面行。迎出銀門登甬道，已觀鄺相入儀門。但見那，少年相國美丰標，跨進儀門蟒袍飄。踏地靴聲方始動，臨風■韻已齊搖。雙條翠翅分烏帽，一片金龍繞紫袍。咳嗽兩聲朝裡走，威風全不像多姣。王爺看見忙迎上，半低頭，不敢相窺懼幾毫。垂首在旁連請進，慇懃還向殿中邀。明堂鄺相含笑，拱手同行上殿寮。忠孝王爺施禮罷，迎師上座問根苗。

話說忠孝王遜師上坐，自己告罪畢坐在下邊，然後欠身問道：老師可是閣中出來麼？鄺相說：非也，昨日孟相國夫人到京，今日去道喜，順路就到尊府一望。

幾天未會故登門，國政稍閒敘敘情。千歲躬身稱有罪，久疏問候怒門生。日來只為染微恙，反要恩師先降臨。說話之間茶獻上，王爺立起送師吞。正然手接金杯飲，一陣西風透殿門。亂捲暖簾飛上霧，香茶吹得冷清清。王爺擱盞抽身起，便請明堂書院行。

啊老師，殿中廣闊，朔風寒冷難擋，不若書房坐罷。

鄺相於時立起來，一齊款步下庭階。少年國舅心籌算，今日何妨探彼懷。引進內房觀了畫，看他光景若如何。老師果是我原配，一定有，傷感之情露出來。千歲想完多得意，行行不覺進書齋。連稱此處風還大，臥室融和可敘懷。言訖揭簾朝裡遜，鄺明堂，不知是計就同行。

話說忠孝王把鄺相遜入書房，早有家人們添炭搗火，臥室內十分溫暖，遂在窗前坐下。千歲使命傳偷廚房，整備小酌，與相爺禦寒，家僮應命而去。且說鄺丞相看見滿室煙燭，便叫聲：啊唷好香，向四邊一顧，早見了壁上的圖畫。

鄺相焉知內裡緣，起身步進就觀瞻。凝眸一覽知親筆，不覺心中暗痛酸。珠淚欲來忙忍住，悲聲將吐又將含。心暗想，意私言，不道真容在此間。憶昔當初親手畫，如今忽忽又三年。此圖不識人猶在，我得身榮實靠天。

咳！真容呀真容！你竟先在此門，不料又能重見。

留你於家伴父娘，如何竟付少華郎。三年舊物今重遇，卻教我，怎不悲來怎不傷。可奈東平君用計，分明誘我入書房。觀動靜，看行藏，他好乘間察端詳。君亦詐來我亦詐，管教你，今朝難認鄺明堂。少年相國躊躇定，故意高聲假贊揚。

啊唷，東平君，這一幅圖畫，我前次來未嘗看見過呀。是何人的妙手，畫寫得如此清明？

不但丰姿迥出群，更兼態度竟如生。這般傾國傾城貌，竟是天姿下降神。忠孝王爺聞此語，看師全不露情形。心輾轉，意沉沉，無奈開言要告明。說是門生原聘像，孟家岳母帶來京。明堂故意稱奇了，難道真容自寫成？如此芳容如此畫，好一位，才高美貌孟千金。說完又念標題句，誦到臨收大吃驚。

啊呀君侯，孟小姐尚未投池麼？

何故詩中沒後言，分明竟是扮妝全。何人投下昆明水，這般情由也罕然。孟相龍圖真大膽，他將何計哄權奸？今朝遇此蹊蹺事，我倒要，恭請君侯說一番。忠孝王爺心暗駭，躬身只得訴情端。老師啊，門生亦道已亡身，近日方才得曉聞。孟氏麗君才本捷，雲南合府頗聞名。欽差一到她知信，假意應承暗寫真。留下畫圖與手札，自同女婢去潛身。門生原聘無投水，嫁到劉家另一人。卻是乳娘蘇母女，名喚映雪父儒生。依隨小姐知書禮，她竟是，不慕榮華恨佞人。眾等勸來其母逼，於歸代嫁到劉門。因全小姐清名節，遂跳昆池喪了身。映雪之亡真可敬，門生感德接其親。今朝蘇母搬到此，也只好，養他老娘算報恩。鄺相聽完千歲語，心中喜悅說該應。

啊唷正該如此！這也不枉了蘇映雪為你夫婦一場。

我看君侯福分高，多應能就風鸞交。孟家小姐全身去，我看良緣尚可招。映雪蘇娘雖殉節，幸無屍首水中飄。一雙烈女如能轉，君侯是，金屋同藏二阿嬌。忠孝王爺聞此語，一聲長歎欠龍腰。

咳！謝老師的金口，恐門生福薄無緣。

初時立志守三年，願滿無非納了偏。不意麗君猶未死，三分指望可憑天。門生明朝當辭聖，望恩師，帝主之前亦善言。倘得皇恩來准奏，海角天涯各處尋。風塵不憚程途遠，跋涉無辭道路難。如若奪袍緣未斷，那時還可度餘年。如其無處尋原配，門生是，不欲為人在世間。幾載之中將就過，三年以後納偏房。也不為，假紅倚綠身心樂；也不為，賞月觀花日夕間。只要養兒留個後，平生志願已除捐。高堂有個孫兒靠，無用門生在膝前。那其間，洗滌塵心拋富貴；那其間，謝辭祿位訪神仙。掛冠不立金鑾殿，披氅當歸黃鶴山。夫子大恩難補報，也只好，來生結草與銜環。王爺言訖容悽慘，淚濕龍袍冷眼看。鄺相見雲心暗痛，點頭嗟歎皺眉間。回身坐在明窗下，兩書僮，又獻香茶到面前。相國明堂心脈脈，今朝何計哄芝田？看他已有三分曉，不住偷睛向我觀。都是母親相害我，何必把，真容小像付他瞻。畫圖一落芝田手，伊自然，盼色觀情美巧言。此刻說些傷感語，分明激我泄機關。但吾已拜當朝相，現在是，變理陰陽掌大權。如若奏明男扮事，這一件，欺君大罪怎生當？不惟自己身難保，必定要，還累椿萱二老年。這段姻緣休說起，竟只好，來生再續此生緣。東平王子心中意，彼竟欲，安卻雙親便入山。我則自然尋不見，豈非是，害他一世守孤單？

咳！怎生是好？竟被他難倒了。

若現身時有罪名，欺君大款雙親。總然天子開恩赦，似這等，師嫁門生差殺人。如若不言仍隱昧，令芝田，千山萬水枉勞

心。此時教我如何好，左右為難費處分。或者少華心未實，且將好語勸東平。他如應允重婚娶，也見得，故意虛言探我心。果若芝田原是做，豈非我，老師失算與門生？

咳，是啊！我鄺明堂聰明一世，不要懵懂一時。

此際吾如漏了風，中他巧計與牢籠。且將良語慫恿勸，試試東平忠孝心。鄺相心中籌劃定，飲乾細茗擱茶鍾。含喜色，帶春風，半欠身子道曲衷。

啊，忠孝君侯，你欲奏知聖上，意欲為何？若說到海角天涯尋覓令正回來，倘若尋不見時，情願留個後代，就掛冠千金鑾殿上，披氈入黃鶴山中了。咳！東平君呀東平君，你若心懷此念，竟是個不忠不孝之人！

九重天子聖恩長，想想朝廷豈可忘。令姊入宮為帝後，你又是，雙雙喬梓拜親王。劉侯合府俱拿下，不久的，為你消仇斬法場。如此恩來如此寵，無非把，江山一統托忠良。君侯若要辭官去，大負明君一片腸。再者此時尊父母，豈不欲，侍兒佳婦奉高堂？三年之守就非願，怎麼該，還要修行撇父娘？君侯若是心如此，有何倫理與綱常？雙親撇卻因妻子，做甚東平忠孝王！

啊，君侯，你若肯聽我的勸，也不須跋涉去追尋。

有正雖然命未捐，我看來，三分指望尚難全。先朝雖有喬妝事，近代誰家女做官？尊正詩中如此志，倒只怕，烏紗換髻萬千難。彼如現在身無恙，少不得，也曉君侯得報冤。奸宄已拿無所畏，卻如何，不來京內認椿萱？分明有甚長和短，她的是，絕影無蹤不見還。料君侯，原聘夫人難得；料君侯，奪袍良偶哪能全。切休堅執聽我勸，就在這，三載之中納下偏。先產麟兒安父母，三年以後續新弦。王妃一娶家庭立，也教那，堂上雙親意內安。不可一時差主意，金鑾殿上去辭官。總然你在君前奏，我只是，不為君侯進美言。忠孝兩般俱要盡，從今莫說訪神仙。你如再作修行念，豈不把，君德親恩當等閒。

咳！東平君，我鄺明堂喜的是忠於國家，孝於父母。以這等事件，我就不肯相助君侯了。

不如竟替你留心，做個為媒作伐人。過了三年該一娶，勸君早早再聯姻。明堂鄺相言訖笑，悶壞了，十八封王小俊英。

話說忠孝王引誘得老師看見了真容，正要打動明堂，不住的在旁察看顏色。及至聽了老師的說話，看了老師的形容，竟不是孟麗君了，心內好生懊悶。又聞勸解的這片言語，十分激烈，不覺羞了個兩頰通紅。

無奈低頭欠體雲，恩師明訓少華聞。續弦一事難遵命，正坐室須當孟麗君。如若門生思再娶，為什麼，皇恩賜配不應承？全忠盡孝當依訓，斷不敢，復懇恩師說甚親。千歲言完揮痛淚，明堂相國也酸心。正在臥室相談處，早有家人稟一聲。小酌已排杯箸備，相爺千歲請杯酒。少年國舅忙相遜，鄺相從容立起身。遂出臥房堂內坐，老師正側門生。圓爐火勢炎威重，暖幕垂時冷氣清。獻上菜來斟上酒，師生同席一齊吞。少時飲罷香茶過，相國明堂謝起行。忠孝王爺忙送出，回身方至內宮中。

話說忠孝王回入內宮，國丈夫妻一齊相問：啊孩兒，你老師因何到此？可說些什麼言語？

國舅微笑兩聲，老師哪是孟千金。孩兒引入書房內，要使他，看見真容吃一驚。不道老師顏色正，全無愁苦一些行。未觀詩句先觀像，還問說，此是天仙是洛神。兒道麗君留下影，又將始末對他雲。誰知夫子真奇怪，反動孩兒莫找尋。數載之中先納妾，三年以後再聯姻。老師如是真原配，豈不欲，兒在空房守舊人？聽彼顏來觀彼色，我們竟是錯疑心。從今此事丟開去，倒須將，孟府千金作急尋。他本官家閨閣秀，潛身無奈改妝行。跟隨只一榮蘭婢，出外如何識路程？也不知，依傍誰人誰氏處；也不知，飄流哪府哪州城。兒心難過隆冬月，只得是，冒雪衝風走一巡。並不安思成伉儷，訪了個，存亡實信也甘心。難以待，豈堪行，此事須當早奏君。武憲王妃齊不語，沉吟良久叫親生。既然夫子非原配，少不得，要向他鄉異地尋。就欲訪時何用急，似這般，狂風驟雪怎生行。且於明春和暖日，父子聯名奏聖君。回轉江陵先祭祖，那時再覓孟千金。王爺見話躬身應，父母金言敢不遵。當下退歸書院內，訪妻一事待明年。自從有了真容伴，反覺相思轉轉深。滿架詩書無意看，半牆圖畫有心親。晨昏定省歸書宅，只不過，行喚妻來坐喚腳。只願殘冬都過盡，好辭金殿去相尋。不言忠孝王爺事，再談奇英女伯情。過了數天臨孟府，蘇家娘子也陪行。勇娥一到參姑母，韓氏夫人甚喜歡。綺席大排留至晚，情同母女十分親。酒闌女伯方辭轉，自此魚軒往返頻。若遇勇娥臨孟宅，蘇娘子，亦隨女伯探夫人。於時王妃尹氏悅，有了房中作伴人。家事委於蘇奶奶，自家安坐享清閒。或說或笑皆同坐，尹王妃，相待猶如姊妹情。竇氏其時居住穩，天年有靠不憂心。慢言忠孝親王府，且表明堂鄺大人。

話說鄺明堂是日回歸府，就將一切始末述知梁氏夫人。素華聞得忠孝王把母親接去奉養，心內又是感激又是喜歡。欲見小姐主意如何，只得開言解勸。

素華含笑勸明堂，小姐如今怎主張？忠孝王爺心守義，真是憐憫實堪傷。千金現在為丞相，卻教他，怎樣找尋到別鄉？此事看來遲不得，依奴不若早商量。老爺太太今俱在，趁此良機奏帝王。欺哄朝廷雖有罪，少不得，大家哀懇降恩光。孟門皇甫齊求救，不伯吾皇不恕將。如若千金還隱昧，害卻了，東平千歲少收場。素華勸訖觀顏色，鄺相嗟吁道細詳。

咳！教我亦難區處，這件事豈可輕易而行？

現在身為一品官，又接了，康家父母到京中。若將此事當朝奏，知道君王怒與歡？如若九重行國法，卻令那，乾爹乾母怎生還？入京時，威威赫赫迎封誥；出京時，冷冷清清返故鄉。收養螟蛉圖依靠，若然到此反牽連。再兼你亦恩封過，似這等，一品之榮也赫然。你我如其同出嫁，笑倒了，合京士庶與官員。

咳！賢妹啊，自從盤古到如今，異事奇端也盡聞。若論婚姻相配合，再沒有，老師作婦嫁門生。據吾之意還須隱，何必匆匆就說明。若慮芝田無結果，到底他，男兒不比婦人心。如其一霎聽相勸，也必從權另娶親。別件事情吾不懼，這如今，憂愁別為你終身。夢中訂約天緣定，池內輕身女節貞。如今我來耽誤你，辜負了，墜樓投水這番心。至於自己婚姻事，我倒也，不願譜來不願成。為什麼，棄卻金貂和玉帶？為什麼，換將翠髻與紅裙？別人識破無可奈，自己如何反說明？且待芝田辭聖主，那時我再善調停。明堂言訖雙眉皺，垂目沉吟不作聲。梁氏夫人難再勸，芳心默默怨千金。住談鄺相夫妻事，且表時衰運蹇人。押解人都劉太郡，迢迢驛馬快如星。道途受苦皆休說，臘月初三到了京。刑部堂前先點卯，該官職奏入朝中。成宗下旨同監禁，正法之期候令行。就將太郡來押下，重重推入虎頭門。夫妻母子齊相見，哭得個，天地無光日月昏。

話說劉太郡一到監中，骨肉相逢，抱頭大哭。周淑娘竇合香各領著孩兒拜見。劉侯指著一子一孫，向夫人說道：你看這一點幼孩，也害他砍頭，豈不可憐。夫人又氣又苦，跌腳捶胸，就埋怨父子二人起來。

萬般多是你們差，父子道同害少華。婚配也由天意定，為什麼，懷仇結恨為如花？後園放火還猶可，怎把個，叛逆之名又陷他？我害伊來伊害我，到今朝，罪連九族殺全家。養兒不教難言母，縱子為非是父差。國丈聽言紅了面，心中一怒咬銀牙。

啊唷，了不得了！氣死我也！老夫好好在京都，是你一封書寄進宮中，謀娶孟家姻事，逼勒得麗君投水，今日裡難解冤仇。此時若有麗君存，未必伊家下絕情。是你娘兒行不法，今朝害了一家門。夫人見說重重怒，帶淚含悲復又爭。既怨合門皆我害，難道說，私書也是妾身行？孟家女子雖然死，一命無非抵一命。只為密書通外國，因而合族要遭刑。未曾怨我先思己，想想何人犯罪深。國丈夫妻齊破口，你爭我鬥不停聲。歸郎看得心中怕，一片悲啼叫母親。竇氏含香忙扶住，跪倒了，亡家敗國舊王親。

阿唷，爹娘呀！都是不肖孩兒之罪。

奎璧其時跪面前，悲聲哽咽叫椿萱。休破口，莫分顏，造罪俱皆不肖男。但願長兄能得勝，他來京內懇君前。將功折罪連親赦，那其間，碎副孩兒死亦安。望乞父娘權忍耐，或者那，朝廷還肯把恩寬。監中正在悲傷處，來了崔郎美少年。

卻說崔公子已接了家內的書信，又聞得劉夫人下在監中，遂帶著幾件預備的棉衣，兩個酒餚食盒，來探望母姨。

進牢相見慘淒淒，太郡逢甥掩面啼。攀鳳獻了衣共物，夫人泣謝費心機。多承患難還相顧，親到南監送絮衣。我等眼前將及死，禦寒之服可無須。劉門今觀親人絕，還望你，買棺收成死後屍。太郡言完心慘切，崔攀鳳，淚沾襟袖慰娘姨。

咳！母姨呀，且休傷感，或者吉人天相，得一個轉禍為福。

朝廷如若竟開恩，合府平安不用雲。倘有一些差失處，諸般後事在愚甥。姨父姨母安心等，凶吉如知定報聞。言訖呼人排酒饌，慙慙遜坐自陪吞。少時飲罷方才別，珍重聲聲出獄門。太郡其時歸了禁，一家引領待行刑。心飛肉顫消息急，意亂神迷望好音。父子夫妻皆等赦，真個是，風吹草動也心驚。不談牢獄淒涼事，且表關河節孝人。燕玉救親登了路，急如火勢快如星。孝心一點通天地，水路如同走陸程。序屬三冬河不凍，滔滔又是順風行。好走啊！東南風起大開帆，冰不凝來送旅船。一日無風行得快，季冬初六到長安。忙上岸，急離船，趕動長車轉眼間。一重重，近入高威車震石；一處處，遠觀絕徑樹遮山。心慌哪看途中景，直入皇都不打尖。一進帝都忙落店，擇了個，清幽旅店卸微鞍。

話說劉郡主一進京中，歇一飯店之內，也就洗一個臉，梳了一個頭。只見進喜走近房門口，悄悄聲說道：郡主且在裡邊坐坐，見店家小二端正飯了。我已吃了幾張薄餅，要去打聽。若有信息，立刻回店通知。

燕玉慌忙走近身，低低囑咐要當心。探知實信休遲誤，早早回來報我聞。進喜應聲方欲走，江媽叫住且消停。事猶未發當須密，你向何人問信音。進喜答言容易訪，崔姑爺，人居京中必知聞。問他一問無妨礙，他是夫人貼肉親。言訖匆匆忙出店，穿街過巷不遲停。挨家尋到崔家寓，認出了，報錄紅單上寫名。不道卻逢攀鳳出，入門只得問家人。

話說江進喜到了崔家寓所，適值崔公子出外，只得在門房中打聽劉后一家的下落，又訪了少華合府的情形。家人們說：朝廷已定了斬罪，今日午後聖旨已傳出宮來，著於明日午時三刻處斬劉國舅全家。所以我主人已去端正棺木了，好整備明日收屍。你若問皇甫門中之事，這叫做：舊王親連敗，新王親時來。提起他的勢耀，卻也驚天動地。

父是王來子亦王，女兒正院做娘娘。計從言聽朝廷寵，所以把，舊日王親斬法場。進喜一聽如此語，只嚇得，汗流挾背魄飛揚。容慘談，意彷徨，一語難言痛斷腸。別了家人忙出外，如飛趨步返招商。多狡郡主方相等，只見那，進喜回來跨入房。氣又喘時容又變，一聲悲歎訴端詳。

啊唷，不好了！郡主呀，快快打點。

朝廷已是下無情，問定全家赴斬刑。午後早傳催命旨，明日裡，齊齊綁上法場門。須作急，不宜停，郡主還當早救親。燕玉一聞如此語，悠悠頂上走芳魂。心驚膽戰身無主，面白唇青貌似冰。亂發珍珠千點下，慘淒淒，一聲悲慟叫雙親。

啊唷，爹娘呀！

不道明朝綁法場，合家都要一刀傷。謝天謝地垂憐念，先使奴家到京邦。誤一日來遲一步，椿萱早已入冥鄉。

啊唷，雙親呀！

燕玉今朝幸已臨，願將微命替嚴親。少華如若無情義，兒只好，同死雲陽了此生。郡主說完掩面哭，香喉哽咽吐悲聲。梵如只念彌陀佛，三嫂慌忙問信音。

啊呀，進官兒，你只打聽了這件事情，怎麼少華公子也不訪問訪問？